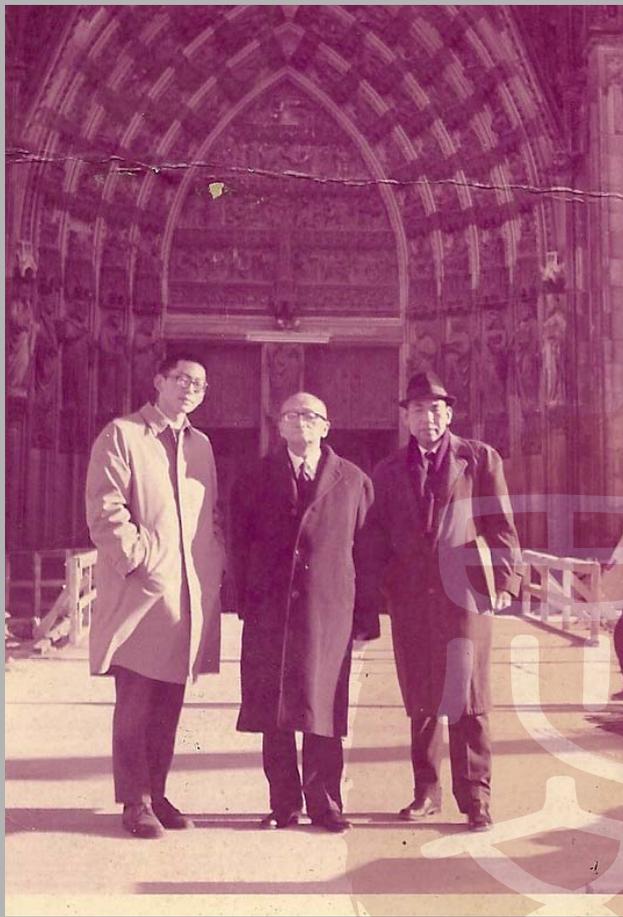


第二輯 追憶 · 紀念 · 感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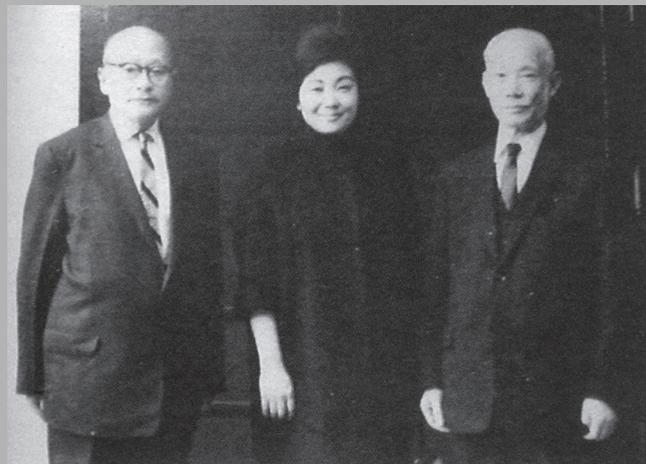




1972年，蔣復璁應邀赴德國訪問時，和傅維新（右）、魏崇明（左，表侄）合攝於科隆大教堂。



2009年春，蔣祖怡拜訪國立故宮博物院，和當時的院長周功鑫女士合影。



1961年，陳誠（右一）在臺北接見由歐訪台的蔣百里四女蔣華（中）及陪同的蔣百里侄子蔣復璁（左一）。



2010年9月23日，國立故宮博物院和國家圖書館聯合舉辦蔣復璁先生逝世廿周年紀念會時，部屬及家人合影。（從左至右：張臨生、汪雁秋、蔣祖怡、蔣禎、辜瑞蘭）



1967年冬天，蔣復璁和堂妹蔣華、妹夫魏需卜、堂侄蔣德修夫婦合攝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1990年，蔣復璁二女婉似、女婿何大衛、外孫河洋夫婦攝於太原家中。



1983年，蔣復璁孫子蔣學鳴（中）、學寧（右）、蔣帆（左）合攝於比利時布魯塞爾。



于斌樞機主教（中）、羅光總主教（左）、蔣復璁爵士（右）三人合影。



蔣復聰堂妹蔣英、錢學森夫婦和蔣華、魏需卜夫婦。



臺北教區爵士會歡迎香港的天主教樞機何主教。



吳漪曼（左）抱著蔣禎的留影，站立者為蔣禎母親劉琳琳。



芝加哥機場合影，慰老存念。（右一為中央圖書館國際品交換處主任汪雁秋，左一為蔣復聰義女何毓琰。）



臺北市浙江海寧同鄉會理事長李如南（左一）、吳敦（中）、蔣復璁（右）合影。



於紀念蔣復璁逝世 20 週年的酒會上合影。（從左至右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蔣祖怡、前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上海圖書館古籍部主任黃顯功等。）



蔣復璁（左）和馬漢寶（右）合影。



蔣祖怡（右一）、錢永剛（錢學森子，右二）、姜海濤（右三）、蔣衛和（右四）合攝於浙江海寧硤石東山森林公園蔣百里墓園前。



蔣復璁次女婉似和女婿何大衛及子何洋、女何江的全家福。



蔣復璁和小輩合影。蔣祖怡(左一，幼子)、朱宏遠(左二，表侄)、李為傑(右一，表侄)。



蔣復璁和外甥女黃里愛(蔣百里二女蔣雍獨女)、吳樹德(吳經熊幼子)夫婦合影。



蔣祖怡和表姪女旅美作家嚴歌苓的合影。



回憶姊丈蔣慰堂先生

孫平沙

記得小時候，姊丈來家作客，全家歡騰。他雖執教清華，貴為教授，但卻平易近人，即使是佣人，也慰問周到。然而較嚴肅的是，他非常重禮節，吃飯、閒談，都注意座次。與父親談論的，都是書、文中事，當時我雖還不懂，卻覺得翁婿融洽之情，帶來無限歡樂。

慰堂姊丈係硃石蔣氏藏書家之後，世代芳香，幼承家學薰陶，並由其兄長邁倫先生指導古文，遂得國學深厚之根柢，後遊學歸來，於民國二十二年任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姊姊家宜（字裳仙）移居南京，結婚已十餘年，始得絃居。民國二十四年春節，姊丈親來接我去南京就讀，因我父母年事已高，之後全賴姊丈、姊姊輔教；我居住日久，出入許多人家，相比之下，姊丈家特別樸素，真是尋常百姓，無整套家具，惟獨不缺書架。姊丈常年穿藍布長衫，肘彎破了，打個補丁，拜客時套上馬褂，一飾補丁，二重禮節。雖設客堂兼書房，但在家從不會客、不談公務。姊姊是賢妻良母，也同姊丈為樸素之人，不外出拜客，不涉足官場，不問公務事，他們公私是分得很清楚的。

「八一三」戰役前夕，疏散眷屬，由我陪送姊姊及諸甥去上海。九月，姊丈與薛光前先生（蔣百里先生的秘書）出使歐洲，回國時南京已陷落，上海成孤島，遂赴漢口述職。家庭才團絃三年餘，至此又分居八年。

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一日，姊丈突然自重慶來上海，當時姊姊住呂班路（今重慶南路）萬宜坊

五十六號，雖名為受法租界保護，但日偽在租界內為所欲為，我們連買菜歡敘也不敢，裝成沒人來的樣子，惟恐暴露。姊丈來時我們既高興，又緊張，他沒和我講明為何來上海，我卻主動問起這事。他淡淡地說：「來看看圖書館存放在徐家匯的古籍木板保管情況。」雖然知道這並非事實，但我也不敢再多追問。姊丈總共住了九天，到了十九日時，突然對我說要回去了，要我幫忙去買到香港的船票，並將船票送至碼頭。當下我呆住了，久久不能說話，他知道我內心的擔憂，安慰地對我說：「我還會回來的，要你送我，是為了萬一出事，你可返回報信，設法營救。有困難嗎？」我想了好久才說：「我不要萬一，出了萬一，我也走不脫；我想吳厚章表兄和你感情很深，既是親戚，又是醫師，有紅字標誌的自備汽車，宵禁也能通過，請他買票，親自開車送你如何？」他立即贊成，要我去辦，我仍舊呆著，他又說為了縮小目標，你不必送。我看看姊姊，想到不知何日再見，思緒千萬。就這樣，姊丈於一月二十日悄然回重慶了。

抗戰勝利後，姐丈因擔任「教育部京滬區特派員」而前往上海接收，此時我待在老家，他說必須一年後才能抽時間來看我。不幸的是，我母親於兩年前過世，他非常難過地在靈前行大禮，久久注視著母親的遺容。因著這次的奔喪，姐丈在家住上一夜，終於有機會與我深談。談話間提到他民國三十年來上海，是為了收購江浙一帶藏書家失散在外的孤本善本，免得被敵人搜刮去和外流；當他離開上海兩小時後，上海敵偽兩方已大肆搜索了，真是驚險呀！若是因個人感情而再遲一航班，後果不堪設想，想到此事，雖隔六年仍毛骨悚然。姐丈履歷險境，為國家文化事業，不顧個人安危，做出巨大貢獻，怎能不令人敬佩。在油燈下，我凝視看著他提起往事仍舊興奮臉龐，既為他感到開

心，卻也心疼。他一心為文化、教育事業、學生學籍問題操心，然而自己卻因沒錢賃屋，只能和教堂叔孫毫先生借住，試問有權有勢的人中，能如此高風亮節的有幾人？我深知他的為人，要房子小事一樁，不是辦不到，而是不願辦；又想到他長期單身在外，私生活卻十分嚴肅，如此為人，怎能不令人肅然起敬？雖曾朝夕相處，但那晚的深談卻還是第一次，之後就沒機會了，今日回想，仍感慨萬千，只能默默飲淚。

姊丈從來儉樸奉公，我因鑑於他的好友徐森玉老先生在昆明曾跌折腿骨，走路有時微跛，因而勸他買汽車，他為節約公費能多辦點事而不肯；不料於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因洽公來滬奔走，而黃包車翻車，右臂骨折，住院治療八個月才能活動。住院期間，雖痛苦萬狀，一切仍親自操勞，毫不放鬆公務。後因此習成左右手均能疾書，反以為喜，此事亦見其廉潔奉公之精神。

張樑仁先生和他早年同在德國留學，交誼甚深。我初識他時，正任浙江主計處長，後任浙江郵匯局長，抗戰時在重慶經營全安保險公司。民國三十五年公司遷滬，因而我有幸為樑公效勞，蒙負重任。慰堂姊丈自給甚儉，家用不豐，他又在南京日子多，因此囑我，若遇姊之家用不敷，可找張先生商借。然而姊姊更儉，從不商借。我深知是姐夫是因突遭翻車而有所感觸，他在家日子很少，但對姊姊仍竭誠關注，對子女愛在心中，不露於外。樑公今年八十三高齡，僑居夏威夷。我相信他必有紀念文章，詳述他們一生中讓人感動的事。藉此為樑公祝福，願更長壽健康。

民國三十六年除夕前日下午，大家都在準備過年，機關已不辦公，他說今天有困難的人，或有急於脫手的好貨，是個機會。我們遂去三馬路青蓮閣舊書肆，適有寄售宋劉孤本，不求高價，只求

不外流。賣書的人士同是熱愛文化的良心的人士，姐夫因此欣喜萬狀，立即向中央圖書館墊款購入。其一心為文化事業，即可窺全貌。

他一生在圖書館工作三十三年，博物館十八年，其豐功偉績，自有史乘詳載。此外，於公於私，足為後人師事的，我雖所知不多，但一定屈指難數。他與人們永別已一周年，哀悼之餘，緬懷撫教之恩、敬佩之情，能無一言以表懷念乎，故憑記憶所得，不揣拙陋，寫二三事與故里親戚鄉賢，同表哀念。

浙江海寧 孫平沙 連撰

一九九一年九月

（本文由本書編著者提供）